

父亲萧锋与他的《长征日记》(上) ◆ 萧南溪

持之以恒64年

面对这 64 年从未间断的“日记”,人们不免会想当然,萧锋是一位曾经受过正规教育甚至留过洋的知识分子。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父亲萧锋从没进过一天正规的学堂,在参加革命以前,他只是江西省泰和县南溪村里的一个放牛娃、泥腿子和小裁缝。

没有上过一天学校的父亲,是在革命的大熔炉里,是在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园里,是在追求“光明”理想的过程中,产生了坚定的革命信仰,并用记日记的形式作终身表达。

1984 年 2 月 1 日,当父亲的这些“日记”无偿地捐献给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的时候,许多军事史专家和记者问父亲:“萧锋将军,是什么力量使您能持之以恒 64 年?”父亲坚定且自信地回答:“是信念!信念支配着行动。有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就不会把记日记看成是平常的事情。”

今年是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的日子。每每提到长征,我总想起早年在 38 军拉练时,常提到的那句话:“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艰苦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地球上的红飘带——长征入选影响了人类千年文明进程的中国三大历史事件之一;长征精神为世人认同;长征的意义绝不仅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书,它揭示着能够克服所有陈旧与落后的人类精神力量。无论是哪个国家或民族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给予人类的精神财富,是走向理想所必需的永不磨灭的信念。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给予我的爱、隐忍为党的坚韧性格和宽广胸怀,是伟大而崇高的。他在经历了 22 年 1365 次枪林弹雨的战斗、战役后,为子孙后代留下 64 年“日记”,在共和国众多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们当中,可谓跨越时间长、记载事件详细、史料价值丰富、数量众多之一,这是他一生最值得骄傲、最辉煌和最感人至深的事情。在那些日记

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珍藏着开国少将萧锋几十年从未间断的《萧锋日记》。这些记载了萧锋的战斗经历,记载了他指挥与参与的成百上千次战役、战斗。如今,这些日记早已载入史册,其中一部分成为了军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革命史的珍贵文献,成为了新中国全体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



萧锋和女儿萧南溪一九八六年夏摄于西山住地

里,父亲最为看重的,就是那些在长征岁月中记述的部分……

用爱、友情、生命书写

1928 年 1 月,已经是一名游击队员的父亲,在参加赣南万安农民暴动期间,认识在学校里就接受了共产党启蒙教育的富家女子,初中生萧曼玉。在与父亲一道,动员了九栋十八乡四十二名萧姓农民子弟参加了游击队后,父亲当了泰和县紫瑶山游击队小队长,萧曼玉成为了游击队里的文书。萧曼玉就这样成为了父亲的识字老师。经过萧曼玉的指导和帮助,父亲开始利用战斗的间隙,“日记”形式学习文化。

自此以后,不管是在前有敌人围追堵截的“长征”路上,在爬雪山、过草地的露营中,还是在激烈的战斗中和行军的月光下,父亲始终牢记萧曼玉对自己的教导,坚持做到小休记地名,大休写事件的“日记”方式,将战斗过程中的每一件事情记录下来。“日记”就这样伴随着父亲,成为了他形影不离的战友和同志。

父亲与萧曼玉,也在战火的洗礼中,渐渐地萌生了爱情,并最终结成了革命伴侣。不幸的是,1934 年 8 月,时任公略县(今吉安)少共书记的萧曼玉,连同怀抱里吃奶的孩子,遭

遇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牺牲在县委机关转移的路上。从此,“日记”记载着战事的同时,又成为父亲思念、缅怀萧曼玉这位刻骨铭心爱人的寄托,这份爱与父亲相伴了一生,坚持了一辈子。

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里,要做到天天记“日记”,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甚至是一件关乎生与死的大事情。

1934 年 3 月,父亲随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检查组到闽西式平县检查三分区筑堡工作,检查组刚到没有两天,检查组组长许卓(红七军、红八军创始人)就被反动地主武装包围后杀死了。父亲代理检查组组长继续在那里调查了 15 天,情况严重,他们写了调查报告,三分区的刘司令、吴政委备了米酒欢送我父亲一行第二天返回瑞金,但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检查组和三分区机关、干部被国民党军队钟少奎一个旅近千人包围在帽村。

惨烈的战斗进行了整整一天,面对强大的敌人,父亲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为了让党中央、中央军委能了解这次战役的真实情况,趁着下午敌人假借劝降、重新布置部队,意欲将红军检查组和分区机关、部队全歼的战斗间隙,父亲借着碉堡的射击孔透出来的光线,趴在战友的尸体上,抓紧写了 400 字

8.锁不住的青春

那天晚上,卢蓉已经沿着西藏北路跑了一大圈,回到院子里,想继续跳绳时,突然看见予兴在她家楼房门口等着,心里有些慌乱,又不得不迎上去,问道:“你怎么会在这里等我?”予兴看见她一身运动衫,感到有些奇怪,再看看旁边用来跳绳的绳子,似乎猜出了什么,严肃而直截了当问:“你是否怀孕了?”这时她彻底崩溃了,一下子扑到他怀里,带着哭声将怀孕的事告诉了他。

予兴把她送上楼后,他无心回家,心如乱麻,六神无主,有一种绝望的感觉在他心头弥漫。他必须尽快为卢蓉、为自己想出办法,要在这样一个到处都要凭证明、凭介绍信办事的世界里,想既要保护自己的隐私又要为卢蓉堕胎,对一个普通的成年人而言谈何容易,更何况他仅仅只是一个缺乏社会经验的高中生。

他缓步沿着西藏北路一直往南而行,似乎在搜索着什么,路灯的黄光透过梧桐树稀疏的树枝洒在他的脚下。他的身影在寒夜中显得那样单薄瘦弱,这个身影不时地在贴满小广告的电杆下停留,搜寻可以帮助他们的信息。

予兴和卢蓉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去私人地下诊所堕胎。卢蓉挑了一个温暖的日子,和予兴一起按照抄来的地址,倒了两辆公交车,找到了设在郊区农民住房里的诊所。一进门,见客厅成了问诊室,还摆了张白桌子和一个白橱柜,而墙上的一些人体解剖图似乎在告诉进来的人,这是诊所。有两位穿着白大褂的女人坐在白桌子旁。卢蓉向那位年龄五十出头医生模样的女人说明了来意,那女人朝予兴瞟了一眼,带着似安慰又似蔑视的口吻说:“常有这种事情,不稀奇,来我这里是很安全的。”不一会儿,从那房间里传出金属器具放入盆里的碰撞声。这些很平常的响声,在予兴听起来就像金属器具敲打在他的心上一样,刺痛不已。

出了诊所,卢蓉坚持要去学校上下午的课。在教室里,予兴在自己的位子上坐着,紧张地观察着不远的卢蓉的情况,生怕有什么意外。总算熬到第一节课结束,看见卢蓉缓

的阵中日记,并对还活着的战士们说:“只要有一人活着出去,就一定要把这本‘日记’交给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让中央军委能够了解到这次战斗的真实情况。”

经过激烈的殊死战斗,在父亲的带领下,尽管突围的 300 人部队,最后只剩下包括父亲在内的 7 人冲了出去。但是,当父亲见到周恩来副主席,将记载这次战斗的“日记”交到周恩来手中的时候,看着九死一生带领战友们突围出来的父亲,周副主席紧紧地握着父亲的双手,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湿润了。

为表彰父亲在这次战斗中的英勇表现,和父亲写下的战地“日记”,周副主席亲自到瑞金医院看望作战负伤的我的父亲,并亲自给他颁发了一枚“三等红星奖章”。

湘江决战

在父亲的长征日记中记载的最关键、最惨烈的战斗当属湘江血战;最紧急的,当属飞夺泸定桥;最传奇的,当属四渡赤水时的南渡乌江;最自豪的,当属在黄超镇第一次聆听毛主席话长征,他的日记成为中央红军走的两万五千里的见证。

1934 年 10 月父亲由总政组织部调到红一军团红一师任巡视团主任,并代理红三团总支书记,在周副主席率领下,协助黄永胜团长和林龙发政委,利用蒋介石的中央军与地方军阀间的矛盾比较顺利地突破了蒋介石的前三道封锁线,红三团作为整个中央直属纵队的先头部队,继续往西行进,准备过湘江和贺龙、王震的二、六军团汇合。蒋介石看清了红军的意图,认为地方军阀不可靠,急调他的中央军薛岳、吴奇伟、周浑元纵队等组织了近 30 个师、四十万围堵大军,欲将红军聚歼于湘江以东。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决策不畅令突围机会稍纵即逝。红三团 11 月 30 日前至脚山铺宿营,接替红四团的阵地,四团政委杨成武负伤。时任军委主要负责人的周恩来副主席来到我团,一起分析了战场态势。

慢站起来,小心翼翼地走出教室,他想:她可能去洗手间。他无法同去,只能在教室里等待,可是到了第二节课上课时还未见卢蓉回来,就担心起来,想象着各种可能性。下课铃声一响,他快步走出教室沿着上厕所的路走了一趟,没有发现卢蓉,便急忙找到黄莺,扼要地说了事情的经过,要她快去洗手间找一下卢蓉。

黄莺从洗手间出来,悄悄地告诉他:“洗手间里没有卢蓉,但听到里面有两个女生在议论,说第一节下课时有个女生大出血,在洗手间晕倒了,被老师送到医务室去了。”他和黄莺奔到校医务室,只见医务室没有人,门也关着。黄莺似乎想起什么,说:“可能是救护车救走的吧?”予兴坚定地说:“那我们晚上去她家里。”

黄莺担心地说:“你去她家里,她父母肯定会怀疑你的。”他略加思索说:“顾不得这些了,我要去。”又问黄莺,“你陪我一起去好吗?也许这样会好一点。”她完全理解予兴的焦急和担心,答应道:“好,没问题。”

傍晚他们在卢蓉家的下面,看见她家里没有灯光,就在楼下等着。直到很晚卢蓉的父亲回来了,一脸

疲倦。他们硬着头皮问了卢蓉的情况,他无奈答道:“还算好,没什么大问题,在长征医院观察室。”又疑惑地看着他们问道,“你们是卢蓉班上的同学吧?知道她男朋友是谁吧?”黄莺听到他问男朋友的事情,马上向予兴靠了靠,装出是他恋人的样子,摇了摇头回答:“不太清楚,没有听卢蓉说过。”予兴急忙问:“现在我们可以去探望吗?”他叹了口气:“今天太晚了,明天她就回家了,不用去看她了吧,谢谢你们。”

他们向卢蓉父亲道了别,直奔长征医院。在路上黄莺说,这时卢蓉母亲肯定在医院里陪着她,就担心地问予兴:“她母亲认识你吗?”经她这样一问,予兴有些犹豫了,他还没有想清楚如何面对卢蓉的母亲。黄莺帮他拿主意:“我们还是去看吧,如果她母亲在旁边,我们就在远远地看一眼。”他们在观察室门口看见了卢蓉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旁边坐着她母亲和她姐姐。这幅情景让黄莺完全猜到了,他们按刚才商量的,便退出了医院。

细说孙中山家族

沈飞德

6.一心想出洋

孙眉出自招募华工的需要,向乡亲们热情地介绍檀香山的风土人情、政治、经济、气候、物产等方面的情况,并盛赞檀香山“其地沙滩似金,海水如靛,紫山屏护,沃壤连绵,凡辛劳垦殖者,皆可致富”。这种充满浪漫色彩的介绍,对于久处贫困的广大乡亲来说,自然极富感召力。孙眉做事有眼光,富魄力,为了落实大量招募华工的计划,他在翠亨村附近创设了移民事务分所,与人合股接管航海巨船一艘,作为移民之用,一时应招者达数百人,一起乘船前往檀香山做工。林百克在《孙逸仙传记》一书中说:“他在这只船里,把免费的中国侨民,带到火奴鲁鲁去,从夏威夷王所给每人百元的津贴中得到他的报酬,这个数目使他在侨民的旅费中得到一笔大的利益。”

孙眉的檀香山之行,既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渐渐为孙中山开启了一条充满希望的光明之路。孙眉到檀香山后,给父母来信报平安,还讲着那儿的美景、土地的肥沃、食物的丰富、棕树绕着的海滨、果园与葡萄园的众多,的确是宝藏的群岛(见林百克《孙逸仙传记》)。孙中山为父母念大哥的家信,对檀香山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也萌发有朝一日出洋的念头。孙眉衣锦还乡时还在村塾读书的孙中山,虽年仅 12 岁,但当他听到大哥向父母和乡亲介绍檀香山的情况后,出洋的愿望较之以前更加强烈了。

孙眉在故乡住了三个多月,对久别的胞弟孙中山有了新的了解。据孙中山的姐姐孙妙茜回忆,孙眉在乡期间,发生过一桩孙中山智捉歹徒的事,他的机智勇敢深得大哥孙眉的赞许。有一天,孙眉叫孙中山独自带一篮礼物,前往数十里远的平岚村,送给曾同赴檀香山做工的朋友郑强。途中,孙中山经过疍康村这一偏僻地带时,一个陌生人上前搭讪,佯装同路,准备伺机抢劫。孙中山察觉这人心怀不轨,当一起走到河头埔村前,便托词要取些礼品送人,趁机进村叫人把他捉住。经审讯,这



孙中山

人果然是一个专做拐卖“猪仔”的匪棍。

1878 年 4 月,孙眉安排友人郑强回国,准备迎接他的双亲偕弟孙中山前往檀香山生活。但父亲孙达成无意远行,倒是母亲杨太夫人很想去檀香山看看儿子孙眉及他的成功事业。一心想出洋的孙中山,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但父母开始并不赞成。孙达成反对幼子孙中山出洋也是有道理的,一是他的两位胞弟学成、观成都在年轻时因外出谋生而客死异乡,他自然担心幼子也会重蹈覆辙;二是他有三个儿子,次子孙典 6 岁夭折,长子孙眉自幼荒废学业,仕途无望,因而他自然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聪明、活泼的幼子孙中山身上了,不希望小儿子再去冒险。后来孙达成看到孙中山执意要去,又有母亲带他一同前往,途中可以妥善照顾,加上孙眉有意叫胞弟前往,所以还是同意了。

孙中山一行先到香港,并于 1878 年 5 月 2 日乘招商局轮船“广大”号,经过 25 天的航程才到达檀香山。此行使孙中山“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孙眉对母亲和胞弟的到来十分高兴,不仅在生活上精心安排,还陪母亲和弟弟游览檀香山的风光,介绍风土人情、名胜胜川。孙眉叫胞弟到檀香山后,初衷是希望孙中山将来能继承自己的事业,在商界飞黄腾达。仅受几年私塾教育的孙眉,当他到檀香山谋生并发展事业时,越来越感到文化教育的重要。就在两年前,他曾出资送一位同乡少年,进入檀香山一所教会学校就读。所以,他安排孙中山来檀,就有意培养胞弟。可当地学校是秋季开学,距离入学还有三个多月,他就要胞弟做好入学准备,在自家畜牧场附近的一家私立商业学校补习英文、数学。

据《不同出处 但求融通——走访奥巴马与孙中山的母校》披露,出生于夏威夷的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1971 年至 1979 年在夏威夷檀香山的普纳荷学校一直读到高中毕业,与孙中山同一所母校。普纳荷学校就是孙中山记忆中的意奥兰尼学校。奥巴马高中毕业那年的前一百零一年,恰好孙中山进该校读书。当时,孙眉为胞弟能进一所理想的学校颇费心思。他希望为胞弟选择一所教管兼备的学校。

七九届高中生

宋坚雷

